



萍香堂夜话

□琴鹤

灯火通明,游人如织,如东上河印巷商业街开街了。绵延的石板路上人头攒动、观者如堵,沉寂了许久的北街萍香堂也迎来了久违的热闹。我上一次来萍香堂还是5年前。

5年前8月的某天,萍香堂搬走了最后一家客房。这里住的是一对老夫妇,同学的父母。上学时常来玩,总觉得这家宅子很气派,后来才知道叫“萍香堂”。搬家前一天,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,约晚上来他家老宅坐坐。晚7时许,走进狭窄的北街,推开院门,走进萍香堂,原来今天赴约的还有熟谙地方掌故的Z先生。三人围桌小酌,月光如水透过花窗照在萍香堂的地面上,一阵微风吹过,院外的棟树沙沙作响,树影婆娑,好似有人走动。Z先生咂了一口酒,打趣说,怕是这屋子的主人要来了,两百多年前可比现在风雅多了。

嘉庆元年(1796)以前,这里并不叫萍香堂,而是盐商吴公馆的一部分。主人吴永瑞,字拱璧,祖籍徽州歙县,祖上迁江苏仪征,为更加接近食盐产地,再搬至掘港。吴家在掘港经营数代,到吴永瑞、吴永琮兄弟手上成为盐商领袖。乾

隆五十九年(1794)吴永瑞纠合徽西各商开始了石板街的铺设。除铺街以外,他们还举办了义学、育婴堂、水龙局,施粥舍药等等。

吴永瑞的公子吴鹏孙,字振寰,号苍崖,饱学名士,乾隆四十二年(1777)江南乡试中举。吴鹏孙的“朋友圈”往来皆鸿儒,多为乾隆嘉庆朝的著名文人。赵怀玉,文学家,藏书家,武进人,著《亦有生斋文集》,曾三访慕东,其中嘉庆十五年(1810)应邀掘港大使梁承纶之约赴蟠山雅集,蟠山即掘港别称。沈岐,字鸣周,号饴原、五山樵叟,沈猷之次子,如皋人,清代帝师。洪梧,字桐生,歙县人,博古通今,兼工词翰,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。黄学圯,字孺子,号楚桥,如皋人,东皋印派大家,著有《东皋印人传》《历朝史印》《楚桥印稿》。江片石、管栎和江干(片石)分别有《两峰招集国清寺同人分韵》《国清寺同罗两峰吴苍崖夜坐》诗记其事。

嘉庆元年,吴鹏孙兴办义学,设在吴公馆坐西朝东三间。吴鹏孙请塾师,自然而然想到了老朋友江片石,一方面信任,江片石才华横溢,堪当此任;另一方面助人,江片石一向“穷困”靠朋友接济生活。萍香堂是江片石的书房,义学自然也因此得名。江干,字鸿渐,号片石,一号黄竹,如皋人掘港场人。江片石诗才为当时文坛公认,与扬州八怪郑板桥、李方膺、罗聘等,袁枚,文园六子汪之珩、黄振等,均有诗文唱和,交往颇多,刘墉赞其为“江南老名宿”。清代通州词人姜长卿《竹枝词·题江片石萍香书屋》:“记得江郎鬓已丝,蟠山脚下苦吟时。萍香书室三间耳,一榻清风一屋诗。”这首诗生动刻画江片石白发苍苍,在掘港萍香堂苦吟诗句的场景。

江片石有个了不起的女弟子熊璇,此

女才情了得,所著《澹仙诗钞》四卷,《澹仙文钞》一卷列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四十八志一百二十三艺文四(下)。这位熊才女曾来萍香堂看望业师,在业师江片石逝世后专门写了一篇《满庭芳·追怀业师江片石先生》。老师逝世后不忍来,对着空荡荡的萍香堂,物是人非,悲从中来。其实她的心里常常记起业师江片石,记起与老师相关的点点滴滴,最终都融入《澹仙诗话》的字里行间。

几年后江片石眼疾加重,几乎失明,盐商义学停办。据说直到1958年吴氏后人“吴大头”住这里,吴家此时尚有房屋几十间,三个姑娘都远嫁,不久一个人孤独死在这里。后来,萍香堂作“社办小学”、交通局宿舍、卫校宿舍和民主居委会食堂,再后来作公房出租,一批批房客住进来,20世纪90年代初,同学一家搬进来。

往日的故事消失了,游人兜兜转转足于此,萍香堂的地板上留下了重重叠叠的脚印。夜深了,萍香堂的大门关闭了,门外是现实,屋里是历史。

江畔听潮

雨丝风片

枯荷

□杨谓

端午时节,梅雨缠绵,气候温适,沉鳞竞跃,草木葱茏。囿于斗室数日,遂生思动之心。某日,骤雨初歇,乃收拾案头纸笔,为荷写照去也。但见挨挨挤挤的荷叶,把河水和天空的倒影都染成了翠碧色,深红的、粉色的、白色的花儿如一串串音符跳跃在水面,又如“村超”现场载歌载舞的盛装少女。

一空阔处,有两杆去年的枯荷挺立着,色呈深褐。秆如烈士暮年宁折不弯的腰,叶如残损的青筋暴绽的手掌,又仿佛两只倦飞了的鸟在拼命扑扇着翅膀。无风的时候,枯荷的倒影非常清晰,这是它们前世傲立的姿影吗?

强悍灿烂的生命永不过期,即使已经残缺不全,仍可以撼动人心!

目的

艺术能美化心灵,美化生活,美化社会。对于极少数立意高远的人而言,艺术学习和创作的目的是表达生命,追寻生命真相。个体生命的绽放主要呈现在过程而不在最后的结局,过程也是追寻的结果之一。

生活

都知道写文章最忌陈词滥调,说同样一件事、描述同一个景,要努力叙述得与人有别,如此才有价值。书画、音乐、摄影等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?不重复古人,不重复今人,也不重复自己。

艺术创作须有实实在在的生活作为源泉,别人的作品不是供自己任意掘取的富矿,时髦或精湛的技巧都不可久待。作为源泉的生活可以分为他人的、自己的两种,均需经过创作者心灵的加工方可拿来使用。又有实和虚的区别,实是指实际发生的,可以看到和听到的生活;虚是在实的基础上通过推理、想象虚构的生活,以及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积累。当下,研究方面最缺少的是对艺术本体进行多维度、多角度切实的研究和分析;创作方面最缺的是其积也久,其发也烈的震撼之作。

构思

构思的过程很复杂,“合笼”却在“一瞬间”,这是灵感在起作用。构思过程起于何时往往是模糊的,与主题有关的积淀都应算作是构思的一部分。构思的过程就像把散在各处的柴火聚拢来,灵感就是点燃柴堆的那把火。余光中介绍自己写作《乡愁》一诗时说:“心理过程很长,从小时候到动笔写作那一刻。回头分析起来很复杂,而真正写作时就是凭直觉写下去而已。”

人艺统一

有很多“人艺统一”的例子,人们习惯于把统一的“内容”定位在风格方面。风格偏于表象的展示,而格调则是艺术的“心”“德”与“趣味”,虽为抽象的存在,却是艺术的核心。人艺统一是两者格调的统一,是物质生命方式与精神生命方式的统一。有如此认识之后,如何提升艺术?艺术对社会、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就不难回答了。

天真

当成熟开始蜕变为圆滑和世故,便开始散发出腐烂的气味。成人何妨保有几分天真,因有这几分天真,便会有几分锐气、几分激情、几分真诚、几分希望与几分进取。



学车记

□海德

彼学车非此学车,不必培训不必考证,无须拿驾照,那是学骑自行车。

自行车,俗称脚踏车,又称之为二蹬车。

自行车是舶来品,18世纪诞生在西方国家。1866年,清朝派出了第一个出洋考察团,其中19岁少年张德彝在游记里首次使用到“自行车”一词,一直沿用至今。自行车的旧称“单车”,称之为一辆车,形容“轻车简从”。脚踏车,只是江浙沪一带的俗称,用双脚踩踏行走的车。至于“二蹬车”,只是从狼山脚下叫起,而遍及江海平原的土称。

20世纪60年代,自行车在我们乡村还是稀罕物,少有人家拥有。住在南通“鬼头街”对河的舅舅,听到十里八乡织布机的“咔嚓,咔嚓”声,从中看到商机,从事织布机零件的买卖,手上经济活络,率先买了一辆自行车。和我同年老表余侯,学名杨兆斌,每逢放暑假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,让我一脸羡慕。我和舅舅家相距十几里,假期节日母亲带我去看他家,沿着弯弯曲曲的泥路全靠两条腿步行,早早地出门,大半晌才到舅舅家,人也累得腿疼脚疼。吃罢午饭,老表余侯推出自行车到屋前陆洪闸到鬼头街的马路上骑车,那时汽车更少,偶尔有自行车路过。老表已经是老把式,双手握把,一只脚踩在车踏上,猛地向前推行,另一只脚迈腿往踏上跨去,一个漂亮的弧度,人稳稳落于坐垫上,双脚用力,自行车飞奔而去。那种敏捷那种洒脱,让我望尘莫及,简直看得目瞪口呆。不一会儿,一阵“叮铃铃”声传来,老表骑车来到我面前,“想不想学骑车?”他笑嘻嘻地问我。那还用问吗?没等我回答,他从自行车上下来,把车交给我。第一次亲密接触自行车,首先

学会推车走。老表像一位老资格的教练,要注意人车平衡,顺势而为。推车还是相对容易的,然后脚踩在足踏上,学习骑车,最难的是另一条腿跨上座垫。稍用力不对,车倒人啃地,摔得四肢朝天,七仰八叉,丑态百出。常言道,少年伢儿有三两肉两脚,摔疼了揉揉再练。吃尽学车苦,方为车主人。反复地练,老表不停地讲,还不时示范。他扶着车后垫,让我坐上去骑,推着车送上来一程,看着我用力踩车,他手一放,没骑多远,“咣当”一声又摔倒了。当天没有学会,住在舅舅家没回来,夜里做梦都在学骑自行车。第二天,继续操练,学了摔,摔了练,练了骑,临近中午,终于稳稳当当跨上了车,双脚均匀用力,自行车终于飞奔起来。我双手握把,目视前方,两脚踩踏累了,稍作休息,自行车仍然自然飞行。哦,我明白了这是借助车辆转动的惯性,只要不刹车,它可以自行一段路程。

学会了骑车,无车可骑也是一种痛苦。那时是计划经济,无论买什么都凭票。后来,南通五金商店推出一项便民政策,买自行车到店里登记,可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购买。我父亲在南通曙光染厂当一线车间工人,平时省吃俭用,靠“打会”积攒了买辆车的钱。“打会”,是流行于民间的集资方式,与今天变相高利贷有本质的区别。12名熟悉的人由“会头”发起,轮流“坐庄”,每人每月10元,抓阄分先后收“会钱”。历时一年,无利息无风险。那时上海生产的“永久”和“凤凰”牌自行车是抢手货,我买的是一辆凤凰牌自行车,拆掉包装纸,锃光发亮,人骑上去神气多了。买回家,父亲百般宝贝,用

旧被单遮住整辆车,防灰尘;家里是泥地,轮胎用木板垫上,防潮湿;骑一趟回来,总要不断地用软布擦拭,保持清洁。家里有了辆崭新自行车,茅草屋里飞出金凤凰,屋檐也高了三尺。乡村的自行车,不仅是以车代步的交通工具,还是装货载物的运输工具。我刚满十六岁,插队奥红旗人民公社。有一天,生产队到南通县川港去卖薄荷根回来种植,凡是有自行车均可报名,我们“半小子”可以享受“大工”的工分。装好薄荷根,我正想跨上座垫骑行,突然一个趔趄,整部车摔倒在地。原来沉重的薄荷根装载时出了问题,应该挂在后坐架的薄荷根袋要尽量靠前,保持平衡。我装得重心偏后,双手压不住车龙头而仰翻,有经验的老队长帮我重新装好。人没有受伤,而电镀的银光闪闪的车龙头被马路上沙石划得伤痕累累,让我心疼了好久。还好,父亲没责怪我半句,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“人没事就好”。每天父亲步行十几里,到位于茶馆殿的厂里上班,傍晚时分,我骑车去厂里接父亲下班。一路上说说笑笑,骑车乐,父子乐,开心乐,很快就回到了温暖的家。

车轮滚滚。改革开放以后,江海平原汹涌自行车潮,南通自行车总厂应运而生,南通成了中国著名的“自行车之乡”。如今又被电动车、小汽车所代替,自行车成了人们强身健体的锻炼器材,大街小巷已鲜见当初自行车的景象。

江海风物

“苦口婆心”陈霜桥

□李建东

陈双桥(1913—1999),名其郊,字霜桥。江苏如东人,曾就读于南通中学、上海大同大学、无锡国学专科学校。毕业后,先后任教于皖北淮西中学、如东邱陵中学、南通私立精进中学、南通中学、南通卫生学校。在南通中学期间,担任过语文教研组组长、副教导主任。南通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80年创办南通市图书馆古文辞讲习班。其事迹先后在《新华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南通日报》刊载。在易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方面造诣深厚,著有《霜桥集》《说文解字新编稿本》等。

《霜桥集》所收近百副“联语”,由单句四字,到单句几十字,形式不一,内容多多,皆能联袂成趣,颇具鉴赏价值。他较为擅长行业联。如:

众香原自诸天播;
万卉都从一本来。

——花木圃

“众香”为花,“万卉”亦为花,而着笔点不同。前者来自“诸天播”,“天”为大自然,众香是大自然的馈赠;后者均从“一本来”,“本”乃花之根本。此“本”明指花之根,暗喻花色花香、宜人宜物的根本。给人留有联想的空间。有趣的是下联用两处数词,上联所对应的则是表“众多”“诸多”这样表达数字的非数词,显出在对应中的灵活多变。再如:

良药由来多苦口;
活人端的重婆心。

——题中药店

下联的“活人”为形容词动用,有“救死扶伤”之意。“端的”:起始的,实在的。而“婆心”恰与“苦口”相对,前者强调中药师的“苦心”之处;后者又直刺“良药”的外部特征,为下联相关郎中之拳拳之心张目,有“拟人”的特征。且将古语掺杂其中,重形象,有情趣。其他联语也各有蕴藉。如:

为国勤劳,史氏待编著旧传;
斯民矜式,星光永照中兴年。

——老干部局

上联“史氏”指“为国勤劳”,撰述《史记》的太史令司马迁,也暗指“老干部”的老兵新传。下联的“矜式”,敬重和取法意,犹示范、楷模。“星光”,抑或“霞尚满天”之老干部发挥余热的“中兴”之年。描写“老干部”的楹联,确属陈霜桥的长项。不仅联意绵绵,而且联格气势高远。

习俗杂谈

海安俗语中的养生文化

□程太和

海安农村有不少养生俗语,言简意赅,生动有趣而又寓意深刻,它蕴含着一代代海安人在长期劳动生产、生活中积淀形成的养生文化,是劳动人民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。

“早睡早起,觉才睡得香”,说的是起居作息要遵循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的自然规律,只有这样,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与睡眠质量,有利于调节身心。

“冬瓜抱不动,抱乌子”,“乌子”是一种葫芦瓜,可以制作舀水的瓢儿,其在生长期外表皮有点像冬瓜皮,但“乌子”是葫芦状,且体积比冬瓜要小得多。“冬瓜抱不动,抱乌子”,说的是做事要量力而行,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,不要好高骛远,不切实际地追求高目标。这样,才不至于造成大的失败或挫折。

“不要气,只要记”,说的是遇到困难或挫折时,要记住受挫的原因,不抱怨、不灰心丧气,将挫折变为动力,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,迎难而上,让逆境变为顺境。

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”,说的是人要知足常乐,才能逍遥自在。平凡的生活,需要一份平和的心态。又有一句俗语:“人比人,气死人”,人不要与人相比,各人的命运不同。人只有心平气和地告别过去,只争朝夕地活在当下,淡定从容地迎接未来,才能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。

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,说的是,遇事不要急躁,不要过分计较,大事情可化为小事情;小事情可退让妥善解决。正如“六尺巷”故事所说的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只有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,才能少作气,不作气,心态平和。

“到了什的山砍什的柴,到了什的日子都能挨”,指的是人要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,甜日子、苦日子都要过得,调节好心态,保持乐观情绪。

“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不怕鬼敲门”,指的是人不做坏事,就不要担心害怕。从养生的角度来说,多做好事,多做善事,才能大德必寿。

海安农村这些易于传诵的养生俗语,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,这些养生文化是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,包含着科学的养生哲理,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
濠滨射虎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六)

汉使留胡十九载,九死一生(二字牛奶品牌)圣湖

作者:陈斌 赏析:俞跃进

谜面说的是一个历史典故:西汉武帝时,苏武奉命出使匈奴,被扣留,后被放逐至荒无人烟的苦寒之地牧羊。历时十九载,终获释归。谜底却是一个简单的牛奶品牌名。二者是如何扣合的呢?原来这是一个借典拆字谜。猜射时,须借助“留”“载”“生”等作为抱合动词,提取相关的“汉”“胡”“十”“一”等字素,再“使”之重组而得“圣湖”之底。

这种借用历史典故面的灯谜,多见于会意法,称之为运典谜。而用于离合法的制谜,难度则更大一些。既要求面所言之事完全符合史实,又要语句通顺自然,并能恰当提示字素的离合。该谜都做到了。特别是“九死一生”,完全符合典文中人物的磨难经历,又恰好起到“增损”字素的作用:“九死”消损掉前句中的“九”;“一生”则增加出“一”,与前句的“十”构成“土”,真是斗榫合缝,妙造天成!

灯谜“虽是短品,亦是妙文”(清·纪晓岚语),而要制出思想性、艺术性兼备的佳作,不但要掌握娴熟的灯谜创作手法,具备良好的炼字锻句能力,更需有丰富的知识储备。从上述灯谜作品,不难看出作者已臻于这样的境界。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